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三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宋祁曰旁音步浪反

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劉奉世曰按此諸說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為並目吳廣然則衍廣字

將尉醉

刊誤補遺曰按左傳闔閭傷將指正義曰謂大指為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

大指為多故足以大指為將指于時有兩尉
故以其大者為將尉猶以大指為將指也晉
語祁奚為軍尉謂之元尉亦以有佐尉故爾
將與元皆訓大

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
劉攽曰按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乎疑衍
居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劉攽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

柱國曰

宋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章邯別將擊破之
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圍
東海疑郯是郯字下乃有郯下軍耳
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愚按史記作夥頤王鏊曰夥頤方言也班書
不宜削去
為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
史通曰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
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

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

刋誤補遺曰按高帝詔楚隱王亡後其與守冢十家則勝固亡後矣世家初不著子孫兩字不知劉知幾何以言之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事正類此蓋使之尸而祝之耳顏注郊祀志至今血食云祭有牲牢固言血食宋景文公作高朕贊云與文偶祠血食千古此為得還固遺意蓋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知幾工於掊擊古

人頗有此誤所不可曉

廼請陳嬰

愚按大德本無廼字

異軍蒼頭特起

愚按陳勝傳凌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又云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蓋當時相署軍號

吾為廼家婦

宋祁曰別本作自我為廼家婦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

勝也

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于蒲比因以為號也史記索隱曰韋昭云蒲姓也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于江湖之間

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刊誤補遺曰蒲將軍陳武也蒲者其封國如陳賀費侯而目之為費將軍蓋舉其封國耳非姓也楚漢春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法將軍在皇帝後史記取之而漢書不取西京雜記遂云孔費皆假為名其實孔將軍為孔聚費將軍為陳賀柴將軍即武也故史記

書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而漢書作陳武

田假興國之王

宋祁曰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

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陽城改己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

將軍兵皆屬焉

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爲句按史記云始爲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輕重折辱秦吏卒

宋祁曰一無重字

收其寶貨賂婦女而東

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

羽見秦皆已燒殘

宋祁曰青本秦字下有宫室字

如衣錦夜行

宋祁曰史記作衣繡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

宋祁曰共一作兵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

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水經注曰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縣郭東居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於居巢廳上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傳歷陽入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死不

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掠馬臺臺之西

南山麓上即其冢也

漢有善騎射日樓煩 應劭日樓煩胡人也李奇日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日李說是也

劉攽日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

至東城

宋祁日東城縣名

馬童面之

劉攽日面向之直面向之耳

逌巡而不敢進 師古日逌巡謂趍出而卻退也

宋祁曰姚本注文絜出作絜惧

比權量力

宋祁曰學官本作重力史記作量力

然秦以區區之地 师古曰區區之貌也

宋祁曰姚本注文之作小

及羽背關懷楚 师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

日知録曰謂舍關中形勢之地而都彭城如

师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始霸王之國

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

卒亡其國

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

張耳陳餘傳第二

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旣自逃其命爾

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

刊誤補遺曰按淮南書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

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領者此也按漢志鐔城縣屬武陵郡南埜縣餘干縣並屬豫章郡九疑屬零陵而番禺屬南海云

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

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

吾為二公說燕

宋祁曰別本為字作謂

乃求得趙歇

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

且什有一二勝秦
宋祁曰別本無有字
耳不讓趙出遂收其兵
宋祁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字又別本遂收
字上有耳字
耳雅故多為人所稱
劉攽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
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
上句
追殺趙王歇襄國

宋祁曰景德本無此七字　劉攽曰斬餘泜水上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

上從東垣過

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

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

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厠中故云置厠東海貢荔枝五里一堠十里一置

尚魯元公主如故

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顔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

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

宣平侯復薨

劉攽曰復字疑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劉奉世曰田儋傳儋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

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愚按儋雖自將而田

巴亦領兵如楚懐王使宋義為上將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是也此文本史記明云齊

楚遣其〻將兵儋既王齊可云齊楚遣項它

田儋耶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

見羽傳中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劉奉世曰高帝唯名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

小亦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衆哉

復收信散兵

宋祁曰景祐本無散字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劉攽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

當有與字

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引弓無雜仗也

章衡曰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

後坐酎金失侯

孔武仲雜說曰漢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

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失國爲蓋緣諸侯之不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黄氏日抄曰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芮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母訓之意深矣

其母死

宋祁曰或無其字

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

愚按好帶刀劍信志在從軍是勇往之意非言其無餘資也顔說迂隨何說淮南王曰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王豈亦無餘資耶

信數以策干項羽

宋祁曰或無此項字

上不欲就天下乎

宋祁曰或無此上字

顓王策安決師古曰顓愚念也

愚按此不當作思念解轉語之辭

安能欝欝久居此乎

宋祁曰或無久字

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

劉奉世曰唯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

項王意烏猝嗟

史記作喑噁叱咤

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

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敎諸侯之衆亡

不離敗而散也

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

宋祁曰一本作大將軍

而伏兵從夏陽

宋祁曰伏越本作復　劉敞曰復當作伏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

復疾戰

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文

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

宋祁曰疑有二張字

若燕不破

宋祁曰若一作弱

漢王奪兩人軍

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兩人軍印浙本無印字

戰鋒不可當也

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久字

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水出琅邪北經縣

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

引兵半渡擊龍且

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留兩意俱通

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

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

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跱足而王

漢王畏惡其能

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按六年游雲夢時高祖

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音於兩反

宋祁曰當作於向反

臣多多益辦耳

困學紀聞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信病不從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

其舍人得罪信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欒說也
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欒說為淮陰侯
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户　愚按此本
陳姚察之說見史記索隱
且喜且哀
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
釋弗誅
劉攽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祁曰浙本無此四字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劉攽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漢王敗使使名越并力擊楚

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　愚按此本史記原文漢王戰則屢敗此時即云敗亦未為不可也

詔與俱東

宋祁曰一本作涕泣一無詔字

廷尉奏請

史記云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

遂夷越宗族

宋祁曰宗字當作三字

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

宋祁曰軍字疑作聚

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宋祁曰越本將字下有軍字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劉攽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

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名兵縣布漢王度羽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

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辨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

日夜會戰彭城下

宋祁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

而觀其孰勝

宋祁曰觀其字下當有勢字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

經梁地也

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淮南字上更有淮南二字

數月

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

留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邑又非齊

地

使人微驗淮南王

宋祁曰微或作徼舊本及李本並作徼今改

作徽景德本無王字

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

宋祁曰浙本上字下更有上字

果如薛公揣之

劉攽曰上曰善按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布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辨士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

與上兵遇蘄西會甀

宋祁曰高帝紀作會缶　愚按史吳王濞傳
濞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

里中嘉兩家親相愛
宋祁曰浙本嘉作喜

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列誤曰趙當為代　補遺曰按淮陰侯傳豨
為代相監邊高紀豨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
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
為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豨為代相九年
從如意王趙而豨就遷趙相國則豨為代相

在七年為趙相國在九年歲月可考盖未嘗為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豨以趙相國反而紀於十年九月書豨反時為大相國此紀誤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豨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疑偶脫一字方豨為趙相國而周昌于時又為趙相國按漢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為丞相行相事而豨自為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故豨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

不知拈所以得從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自著歸趙及以破臧荼
封陽夏侯當是傳誤爾

以趙相國將
劉奉世曰趙字當作代

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水經注曰秦滅楚立長沙郡漢高祖五年以
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　又曰臨
湘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
為廛郭之佳憩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
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

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
校尉吳綱曰君容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
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
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　容齋隨
筆曰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
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
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
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
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日番君項羽已封為衡
山王都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

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令吾邦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謂芮為王時所居

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　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彼忠無它事何以著令邪　劉攽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

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

荆燕吳傳第五

史通曰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〻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城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

必編為世家寔同列傳而馬遷独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盖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若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以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宋臣枝者云南本淅

本並作張澤卿或作釋卿
宋祁曰按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曰
荊燕吳傳云張澤令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
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
令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劉敞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
此傳不同說在高紀
子康王嘉嗣九年薨
宋祁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

侯世家同而兩字遂無別矣

攻蘭虞

愚按史記作蒙虞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

梁國

擊章邯車騎殿

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攻轅戚東緡師古曰緡音昏

愚按史記轅作爰索隱曰小顏緡音昏非也

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户牖之為

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

也

下蘄城
史記作甄城

攻壽張
史記作攻張據索隱云地理志東郡壽梁縣
光武攻日壽張則是宜從史記爲張也

沛公拜勃爲襄賁令
史記作虎賁令

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
史記此下有擊王離軍破之六字班氏削之

圍章邯廢丘破之 西擊益已軍破之

史記云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正義以為破西縣丞班氏西字屬下讀則勃之戰功沒矣益已盜巴疑傳寫誤樊噲傳別擊西丞白水北師古亦以為西縣之丞

攻曲遇最

史記作曲逆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道

劉敞曰馳道猶言乘輿耳言勃將率比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

降下霍人

史記正義引顔師古曰音山寡反愚按今本無𡿨音　襄十年左傳納諸霍人疏曰𡿨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晋邑謂之栢人也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

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史記作乘馬絺

丞相箕肆將軍博

史記作丞相箕肆將勳下都尉高肆亦作高肆

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
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危林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
施屠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予
以為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
地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為渾都猶本
傳蓩侯之為條侯也　愚按此本記索隱之
說而暢之
迺與太僕汝陰滕公
劉攽曰當云汝陰侯

官謹除

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

上復用勃為相

宋祁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

安知獄吏之貴也

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終字

坐殺人死國絕一年

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河内太守十二字予据後言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

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内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

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宋祁曰脩當作蓨集韻音挑云周亞夫所封

彀弓弩持滿

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　愚按此本史記元文天子勞軍事出非常持滿所以重其事也

亞夫堅卧不起

宋祁曰浙本堅作終

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

請得與丞相計之

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

獨置大藏師古曰藏大當

宋祁曰浙本注云大藏大當也

此非不足君所爭師古曰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

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豈不二字

取庸若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

上下吏

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

卒歸於漢而為謀臣

宋祁曰一作謀主

非迺所及

宋祁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破泗守薛西

宋祁曰泗字下疑有水字

從攻陽城

史記作城陽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悞

後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劉攽曰圉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　愚按圉史記作圍無都尉二字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日知録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国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上文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閱音學而止謂閱弓弦半正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觧以不酔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註書前後不同

屠煑棗

宋衷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鄄棗城
愚按衷所云史記索隱已釋之矣宜作後
漢郡國志姚寬西溪叢語云此正在大河之
南也
賜商爵信成君
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
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
長社先登封成君
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
史記作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

類單枸邑蘇驅單於泥陽。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

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

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

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

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

也此即被樊噲名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
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賜
爵封轉為滕令
宋祁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
面
雍樹馳
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
者況復馳乎蘇說是也
賜
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
以功復賜之耳

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

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陽夏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

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衍出

四月

宋祁曰景德本作四月別本作一字誤也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史記作擊趙將賁郝索隱曰案此在河北非

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鄲侯蘇州曰鄲音多寒反屬沛國

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一月

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

愚按史記及年表皆言為計相四歲班氏因

之劉攽所言不知何謂

又善用算律歷

劉徽九章算經序曰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
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遺
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傳多
近語

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劉攽曰期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

極為綦

宋祁日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漸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据此則前之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顔注文元無每字

堯進請問曰

宋祁日問疑作間

蒼尤好書

宋祁日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漸本

凡作尤
蒼由此自詘
宋本曰一作絀
其見亂如是
宋本曰越本無見字
吾私之
辨惑曰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
而師古以為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
詎能兼教戒之義耶
此吾弄臣君釋之

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日字君字下有其字

漢書疏證卷十四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宋祁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

布名見謝拜郎中

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

又言其勇

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

使酒難近

日知錄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臣非也

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

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

今臣至無所受事

宋祁曰一本無受字

數招權顧金錢

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事責人趙鼓等

宋祁曰越本鼓作同

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萬世

宋祁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

今漢壹徵兵於梁

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徵兵於梁浙本從今

廢王為宣平侯

宋祁曰六本無王字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

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

五舒豈歐之哉

宋祁曰豈歐之哉之下當有戰字

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

愚按褚先生所續史記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少府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不將己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問能略相推第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

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田穀於河上

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

續史記曰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

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
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
還奏事武帝就以仁為能不畏彊禦
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
者族
續史記曰太子有兵事丞相將兵使司直主
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
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
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

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高五王傳第八

梁書劉之遴傳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

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

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

内史士曰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作内史勳

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

西京雜記曰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

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

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緑
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
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

宋祁曰四字校添

棄國自快中野兮

劉攽曰棄國當屬上句　宋祁曰浙本無自
字

託天報仇

宋祁曰仇音渠尤反讎也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以琅邪為父也

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

愚按後書王景傳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

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

劉攽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　朱子語類曰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漢書中說文帝舅駟鈞處上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其義只是方字

豈暇先言文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杜稷將危故舉兵以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

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匡之

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宋祁曰越本作十年

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

宋祁曰越本作三十六年

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絶師古曰適讀曰嫡

宋祁曰越本絶字下有世字

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

宋祁曰浙本坐死字上有新字

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宋祁曰自及吳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

王年少懼以罪

宋祁曰越本以作大

蕭何曹參傳第九

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

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

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毋害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為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史餘說太汎

常佑之師古曰及為亭長又擁助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字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

劉攽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

以距漢王

宋祁曰、淅本距字下有塞字
何諫之曰
宋祁曰謝鄭去之字淅本無之字
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
是也
容齋三筆曰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
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
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
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
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說漢令引兵東定三秦

宋祁曰浙本說漢字下有王字

先封為酇侯

宋祁曰索隱鄒氏云酇屬沛郡音嵯屬南陽音贊又臣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也　陸游老學庵筆記曰漢書酇侯音贊今亳州酇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鄌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酇而贊字部有酇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為酇唐

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門下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織酇侯是字二音頗注未必是也　郎瑛七修類稿曰酇字一則盱切為贊一才何切為鹺一祖管切為纂一祖丸切為攢　王士正池北偶談曰萩園雜記酇有二音一則盱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盱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酇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誤也酇才何切孟堅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

鄺古今字韻全書鄺酇二字並見十五歌注云鄺縣名在譙郡或作酇酇本音醝前漢書功臣表酇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隱曰酇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酇本作鄺音嵯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酇縣侯國不言沛之鄺侯國非其明驗乎升菴弱侯定以沛鄺為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謬也按鄺酇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鄺與楊焦旨同以何趆

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通雅則以師古注為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酇本春秋陰國唐為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酇與筑陽同隸南陽郡也二說正相剌謬至沛郡之酇應劭音嵯師古曰此縣本為䣜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酇字為之耳讀皆為䣜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有酇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封酇不言别是一酇豈國之說未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

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
云云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
穿鑿更制別音此駁師古注與楊慎二說同
愚按鄭康成周禮酒正注云盎如今酇白
陸德明釋文云酇白即今之曰醝酒也宜作
醝作酇假借也在何反孔疏云漢時蕭何所
封南陽地名酇陸氏精於小學亦讀從才何
之音諸說紛紜可以折中矣
知獵狗手曰知之
宋祁曰謝郭本去知獵狗手曰知之七字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跡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隸辨曰夏承碑紹縱先軌隸釋云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嶶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趙圍令碑云羨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為蹤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顏師古云云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

引誤補遺曰史記作得走獸按上文追殺獸

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謂其追而殺之耳云得走獸則乖本指矣王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蕭何安坐樊酈馳走是也韓非書曰救火者絜壺而走則一人之用掾鞭箠指揮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救火之說猶獵之說則挈壺而走猶走得獸者也其功之相絕豈不相十百哉明蕭何之功非羣臣之所能及也

關內侯鄂秋

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下同

加萬世之功哉
宋祁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
上自將擊之
宋祁曰舊本作上自將軍浙本無軍字
上所謂數問君
宋祁曰此疑有者字
毋收藁為獸食師古曰言恣人田之不收其藁稅
劉攽曰言毋收藁草為獸食而已
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氏錢乎
宋祁曰浙本作民人

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上親自臨視何疾

宋祁曰浙本無親字

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

史記作二十日

王武反於外黄

愚按史記云反於黄徐廣以為内黄有黄澤而班氏輙改作外黄疑別有據參之樊噲傳則史與漢皆云擊破王武程處於外黄乃知

班史細密屢

魏王豹反以假丞相

宋祁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

宋祁曰浙本遬字下有軍字

而以參為相國

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

慎勿擾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

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鬭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

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

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

史記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

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宋祁曰浙本觀參字下有䏲字

張陳王周傳第十

末官事韓

宋祁曰官疑是當字　愚按班氏本從史記

元文即作官亦通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不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

史記索隱曰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張佖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墮其履汜下並作圯字

校定　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汜亦自為順音而釋為橋也譬如贍辭作澹辭矣然則汜字從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　宋祁曰舊本汜從水張佖改作土謂從水者是江有汜之汜音詳里反余謂佖說非也近胡旦作圯橋贊字從水旦碩儒也予嘗問之旦曰汜音頤何所疑悼說文從圯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無義泌改從土奈應注為汜水之汜又何以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佖之率爾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宋祁曰褐制若喪服

笑去

宋祁曰浙本作笑而去

良因怪跪曰諾

宋祁曰浙本怪字下有之字　劉攽曰怪字合在因字上

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蚤音早

宋祁曰注文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

常習誦

宋祁曰一本誦下有讀字

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

宋祁曰浙本作在陳留

韓諸公子

宋祁曰浙本韓字上有而字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宋祁曰浙本襲字上有共字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日利於病

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

如約即止不敢東

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未嘗特将兵

宋祁曰舊本云持兵将

今秦無德

宋祁曰浙本德字作道

天下不復輸積

宋祁曰浙本天下字上有示字

離親戚

宋祁曰浙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

其不可八矣

愚按良所籌八事與史記互有同異非其傳

聞者殊殆是孟堅删潤之耳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

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與蕭何等俱封

宋祁曰浙本封作拜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宋祁曰浙本無上字

其餘日夜争功而不决

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西有穀黽 師古曰穀山也黽池也音湎

宋祁曰注文當作穀穀山也黽黽池也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舊本作上日終不使不肖子　劉攽曰日字後人妄加

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宋祁曰浙本夜字上有立字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宋祁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

後六歲薨
　史記作後八年卒
富人莫與者
　宋祁曰浙本作莫肯與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宋祁曰越本無孫予二字　劉攽曰吾欲以
　女陳平女下少一與字
諸將盡讙師古曰讙囂而議也
　宋祁曰一本作譁注云譁諠而議
絳灌等或讒平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

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

容齋三筆曰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為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竇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書注文選劉歆移博

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才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爲趙王子敖廢爲侯敖子偃嘗爲魯王文帝封爲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吉韓信反史記表云欒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爲謝公其誤可見

吾聞先生事魏不遂師古曰遂猶竟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

宋祁曰浙本作菜草之具

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宋祁曰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

願乞骸骨歸

宋祁曰乞當作賜

廼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

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

平固辭謝曰

宋祁曰一本固作因然作固為長
特一力士之事耳
宋祁曰浙本特字上有此字
為匈奴圍七日
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
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
宋祁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文選載陸士衡
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逆區句
句反逆音遇
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宋祁曰景祐本無陳字校添

行計曰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宋祁曰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宋祁曰之字可删

始與高祖唼血而盟

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平曰高帝時

宋祁曰别本帝上有皇字

各有主者

宋祁曰越本無各字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

劉攽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勑謝病請免相

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

不能復起

宋祁曰不能字上起有終字

願得續封之

宋祁曰浙本無之字

然終不得也
宋衤日得一作行
沛人也
宋衤日也字可刪
織曲薄為生
隷辨曰按說文𠙹𣪠𠙹也𠙹蠶薄也隷則變
𠙹為曲廣韻以曲即說文𠙹字非是玉篇云
𠙹或作笛廣韻又有苗字注云蠶薄亦作笛
引漢書周勃織苗薄為生則當時𠙹與𠙹尚
自有別今本漢書周勃傳改笛為曲史記絳

皆同

立四十二年國餘

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荆王劉賈為布殺無後

宋祁曰浙本殺字上有所字

王三郡五十三城

宋祁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賈舊封

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

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溝洫志蘇林

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

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

如此者三十餘年

如

愚按史記作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

十餘年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

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詐稱病不朝

宋祁曰一本無稱字

精兵可具五十萬

精

宋祁曰浙本無精字

西夷蜀漢中越師古曰言王子定長沙以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

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以北使報當作便報

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宋祁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

至雒陽

劉攽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宋祁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周善疑須未

見景文所見淅本耳然則雌黃可妄下乎

亂天下幣如淳曰以私錢殽亂天下錢

宋祁曰注文天下錢淅本作天子錢

上使告條侯救梁

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

不可用之

宋祁曰淅本無之字

七國發兵且誅錯

宋祁曰淅本且字下有以字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淅本並作釋陽夏公謂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爲罪累劉攽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説張卿王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

能薄飲以使其衆

宋祁曰飲字上當有賦字

楚元王傳第六

史通曰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

伯

孫曰

跡尤異者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
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
封於楚王孫戊而亡業其行事所載甚寡而
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
始地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
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
荊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閒與王京
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

日知錄曰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之轉也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攽曰次之之字衍

藝文志攷證曰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據行哀情傳毋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傳毋恐其死也閔而作謂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之且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飴我
釐麰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于甘棠之下
而聽斷焉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
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向乃元王之孫必本於魯詩

封上邳侯

宋祁曰當作下邳

生爵比皇子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
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

王寵子五人為侯穀爵字衍云生比皇子者
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

胥靡之
劉澂曰胥靡說文作縃靡謂拘縛之也

使杵臼碓舂於市
宋祁曰碓一作椎一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
雅皆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

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
愚按史記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
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

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文王四年薨

宋祁曰一本作三年

子安王道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

故為其後毋弟趙何齊

宋祁曰後疑是后字

德字路

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

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

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

封為陽城侯

宋祁曰城一作成

制曰賜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安訟子

宋祁曰姚本安作妄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祁曰循一作修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劉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彊

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

日知錄曰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

宋祁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其罪辭

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宋祁曰正文句末据文埶不合有也字

飴我蘲𧺆

宋祁曰𧺆浙本作𧺢

蘲𧺆夌也

宋祁曰夌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按徐堅初學記引漢書云苿𧺆大夌也蓋唐本與江南本同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其自守一方所獨異之

宋祁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末之當作矣

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從事也

宋祁曰注文黽勉從事當刪從事也

山谷易履

宋祁曰谷一作川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

劉攽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

草木不死

宋初日浙本正文注文並無二木字

邪正雜糅師古日糅和也音汝救反

宋初日當作女救反

見晛聿消

宋初日韓詩作曣云曣見日出也今詩作見

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按

向時毛詩未列學官

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

宋初日浙本救作效

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

宋初曰浙本觀字下有覽字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藝文志考證曰歐陽氏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别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来未有非之者又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

術之學 王應麟曰何治穀梁數其禍福傳
以洪範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傳頗不同 又
曰郎顗傳引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
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愚按谷永傳引
洪範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
亂行又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
極其下又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
亡
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甿同無知之貌
宋祁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甿甿二字

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

劉攽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困學紀聞曰本於呂氏春秋

孝文皇帝

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今斯原夾二水也

殷湯無葬處

水經注曰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

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地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興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穆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内有故冢方墳

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路史前紀曰繼觀聖賢城塚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圮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恩盜之於河是知成湯之塋冬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茍矣　宋祁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按蒙為北亳即亳景湯受命之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

哭因行湯冢家字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

不知其處也

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

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

誠便於體也

宋祁曰浙本體作禮

皆明於事者也

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人膏為燈燭

宋祁曰史記作人魚膏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藝文志考證曰王回序曰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總為卒篇

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
藝文志考證曰新序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雜事至善謀總一百八十三章說苑鴻嘉四四年三月己亥上君道至反質總七百八十四章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

劉奉世曰孫林父甯殖子謂弑其君剽乃甯喜也

季氏八佾舞於庭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八人一佾後書祭祀志舞用章男十六人服應曰即古二羽也按魯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纔十六人其衆舞於季氏則用六十四人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于是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爲蓋已有無君之心矣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其得

聖人之微意與杜征南以用六為三十六人傳氏非之曰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成列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則八人一佾為是左傳正義曰季氏祭與禘同日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淮南書亦云禘于襄廟舞者二人按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

尹氏殺王子克

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

朝

終有閼樂望夷之禍 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

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崇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乎也

為其人微象

宋祁曰微作徵

根垂地中

宋祁曰垂作埀一作𡍮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浙本有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

劉奉世曰毋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

輙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

日知錄曰衍一不字當云輙為王氏居位者

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扶制之義而非扶助
之解也
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
愚按儒林傳左氏傳張禹授尹更始更始傳
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愚按儒林傳賈誼為左氏傳訓故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
句義理備焉
杜預左傳集解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

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傳聞之與親見之

宋初曰之字當刪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

張銑文選注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理單旅之陳

宋初曰理一作治

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宋初曰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

元之間
呂向文選注曰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
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受於趙人
貫公
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李善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
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讃說之因
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李善引服虔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

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宋祁曰浙本離於
作離合
則有魯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李善引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
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
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往者綴學之士
困學紀聞曰大戴禮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
安知忠信劉歆書本此
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

宋祁曰注文當作苟以已不誦習之

白太后

宋祁曰浙本作太皇太后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潁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為主故改名幾以趣也

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

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習學記言曰班固錄劉氏向歆無殊向孫忠志在抑絕王氏以存劉氏而歆乃與王莽共篡劉氏何同學而異操也